



給青少年的莎士比亞 (1564-1616) Shakespeare (1564-1616) for the Youth *Hamlet* (3)

何一梵

I-Fan HO

英國雅伯威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Aberystwyth, UK) 戲劇博士



Shakespeare (1564-1616) for the Youth

1.

Hamlet 倒下了！

之後，莎士比亞藉著Horatio之口，蓋棺論定Hamlet是個高貴的人。但是這個看法，對當年在環球劇院中的觀眾來說，可能會因為所在位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

如同我在導論的第三節中跟你們介紹過的，對買不起座位、只能站著看戲的觀眾 (groundling) 來說，很大的程度上 (不是絕對)，可以推斷他們是經濟能力較差、以致也不太有機會受教育的觀眾。也因為教育程度相對較低，鑑賞力較為缺乏，所以容易感情用事，或者說，他們不怎麼會想。所以，當目睹故事的主角倒下，特別當Hamlet由比較有魅力的演員所扮演時，在死亡的催情效果下，他們可能很容易「感情用事」，進而同意Hamlet是個高貴的人。

但對那些坐在包廂中的觀眾，也就是相對來說，教育程度較高，比較會想的觀眾來說，判斷Hamlet是否高貴，則麻煩得多。對他們來說，Horatio的話更

像是一種智力上的挑釁，因為回顧這個劇本，Hamlet有太多的行為不能讓我們放心地同意Horatio的話。

如果我們只是單純地用一種好人/壞人的二分法來看待這個劇本，認定Claudius是壞人，Hamlet是好人，像那些買站票的觀眾可能認定的一樣，那麼Hamlet很多引起爭議的行為，可能就因此被自動視而不見，而莎士比亞在這個劇本中安排的很多豐富的細節，也會因此被忽略。但是，如果我們細心一點，審視這個劇本中的一些安排，那我們可能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2.

無論你是否同意「眼見為信」這句話，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在很大的程度上的確會影響我們的判斷。而戲劇演出是給人看與聽的 (而不是讀的)，聰明的劇作家像莎士比亞，也會利用這個特質，影響他的觀眾。所以，我們看戲，很像小時候媽媽告誡我們交朋友，特別是女孩子交男朋友時會有的叮嚀一樣：

「不能只看一個人說什麼，而要看他做什麼！」

Hamlet說了很多 (記得嗎？他一個人就有1596句台詞，是整個西方戲劇史上最多話的角色)，學者們也常引用他充滿機鋒與睿智的話，闡述人生中的意義或生命的主題等等，但是，他做了什麼呢？

Hamlet最應該做的事情——為父復仇，其實只能算是拖拖拉拉，草草結束。(為何如此，已在前面兩章有所討論。)但這位丹麥王子卻做了許多事，讓人蹙眉。

首先，除了他的母親Gertrude是被國王Claudius的毒酒意外害死之外，所有其他在舞台上被觀眾看到的殺戮，都是Hamlet下的手。包括透過窗簾，被一劍刺死的Polonius；在最後的比劍中，中劍毒而亡的Latertes與Claudius。此外，觀眾知道但沒看到的死亡，也多與Hamlet有關，這包括兩個名為護送，實為監視Hamlet前往英格蘭的童年玩伴Rosencrantz與Guildenstern。我們知道，Hamlet竄改了書信，要求英格蘭國王將這兩人在一登陸

英國後，旋即處死，Hamlet等於間接取了他們的生命。(為什麼不是監禁、放逐或其他的懲罰呢？)另外，雖然我們沒有親眼看到Ophelia如何落水溺斃，但可以確定，若不是Hamlet，可憐的她不會心智失常，終至香消玉殞。

做為一個情人，Hamlet顯然是讓人失望的。在第一幕第三景，我們從Ophelia與哥哥Latertes與父親Polonius的對話中，知道就在不久以前，Hamlet仍經常造訪Ophelia，並向她示愛。如她對父親承認的：

奧：他，父親，他最近屢次向我表示愛情。

英文是：

OPHELIA: He hath, my load, of late made many tebeders
Of his affection to me.

我們也知道，在第二幕第一景，透過Ophelia的轉述，Hamlet在看到老Hamlet的鬼魂之後，曾經臉色慘白，神色驚恐地來找Ophelia，並且一語不發：

奧：他拉住我的手腕，緊緊地握著，然後向後退到把她的胳膊扯直了，另一隻手這樣的遮著眉頭，盯著我的臉，好像要給我畫像似的。他這樣停著好久，最後他輕輕搖動一下我的胳膊，把頭上下的搖動三次，嘆了一口深長可憐的大氣……隨後，他就放手去了；他的頭轉著向肩後望，像是沒用眼睛向前走路；一直走出了門，他都沒有用眼睛，他的眼睛的光芒，一直的注射在我身上。

英文是：

OPHELIA: My lord, as I was sewing in my closet,
Lord Hamlet, with his doublet all unbraced,
No hat upon his head, his stockings fouled,
Ungartered, and down-gyved to his ankle;
Pale as his shirt, his knees knocking each other,
And with a look so piteous in purport
As if he had been loosed out of

hell

To speak of horrors, he comes before me.

然而，這些情節畢竟我們只是聽到、知道，而不是看到。在第三幕第一景，當Hamlet與Ophelia第一次在觀眾眼前相遇時，我們卻看到Hamlet如何裝瘋賣傻，不承認自己對Ophelia的心意，更在冷嘲熱諷中，讓Ophelia傷心。

哈：……我曾經愛過你。

奧：真是的，殿下，你曾使我也這樣相信。

哈：你不該相信我；美德永遠接不到我們的舊樹幹上去，接上去也脫不了本來的氣質；我沒有真愛過你。

奧：那麼是我格外的誤會。

英文是：

HAMLET: I did love you once.
OPHELIA: Indeed, my lord, you made me believe so.
HAMLET: You should not have believed me; for virtue cannot so inoculate our old stock but

Hamlet

Shakespeare (1564-1616) for the Youth

we shall relish of it. I
loved you not.

OPHELIA: I was the more deceived.

一直到第五幕第一景，當Hamlet知道眼前下葬的人是Ophelia，並跳入墓穴中大哭失聲、真情流露這一刻，之前，我們只看到Hamlet延續上面的態度來面對Ophelia，這還不包括意外將她父親Polonius殺死。儘管我們知道他這樣做可能別有隱情，但就我們看到的Hamlet來說，對於Ophelia，他實在很難說是個好情人。

另一方面，衡諸觀眾所知道與所看到之間的落差，對於他的母親Gertrude，Hamlet的態度恐怕也容易引起觀眾爭議。Hamlet在劇中，對於Gertrude在她父親死後旋即嫁給叔父Claudius這件事，一直不能諒解，認為是他的母親變心。但是，當年有些觀眾（特別是那些坐在包廂中的觀眾）一定還記得，就在1529年，也就是差不多70年以前，當時的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也就是當時女王伊利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的爸爸，曾經向羅馬教廷提出離婚的訴求，要跟他的原配妻子卡薩琳（Catherine of Aragon）離婚。而這位卡薩琳，原來是亨利的哥哥亞瑟（Arther）的太太……

當然，比起這一段歷史事實，Gertrude嫁給Claudius的狀況當然有很多不同（卡薩琳之前沒有孩子，也不是在先生過世後馬上就嫁的）。但是，Claudius的確在在第一幕第二景，對著滿朝大臣，感謝他們對這一樁婚事的「忠言勸告」（better wisdoms）：

王：……關於這件婚事我也不曾拒絕你們隨時進的忠言勸告。我多謝大家。

英文是：

KING: Taken to wife. Nor have we herein barr'd

Your better wisdoms, which have freely gone
With this affair along. For all, our thanks.

我們無法分辨，這裡的「忠言勸告」是贊成還是反對這樁婚事，也無法分辨Claudius的感謝是否是衷心的。但是，我們至少知道，Gertrude與Claudius的婚姻，必然經過朝臣們的討論，也必然會牽扯很多政治上的考慮，譬如，鞏固繼任者統治權利的合法性等等。換言之，觀眾知道，這樣的婚姻中有Gertrude不得不接受的理由，不可能只是單純的基於愛情或慾望即可以遂行的事。

但是已經30歲，又在威登保（Wittenberg）念哲學（這都是劇本告訴我們的）的Hamlet，顯然沒觀眾想得這麼多。或者說，莎士比亞故意讓他想得比觀眾少。這讓他對母親的再婚，只有一味的控訴，沒有理解與同情。特別在第一幕第五景，與他的老Hamlet的鬼魂相遇之後，他父親對Gertrude的形容，諸如「貌似堅貞的皇后」（seeming-virtuous queen）、「淫婦」（lust）等，現在全成了Hamlet對母親的看法。在第三幕第四景，我們看到Hamlet用了許多類似的字眼侮辱他的母親，譬如：

哈：……啊可恥！妳的廉恥安在？造反的惡魔啊，如期你能沾到老婦的骨髓裡面去作亂，那麼對於火焰般的青年，要在那火焰裡融化了吧；既然寒霜都可以呼呼的燃燒起來，理性都可以做情慾的龜鴿，那麼青春情不自禁的時候，更不必講什麼廉恥了。

英文是：

HAMLET: O shame! where is thy blush? Rebellious hell,
If thou canst mutine in a matron's bones,
To flaming youth let virtue be

as wax
And melt in her own fire.
Proclaim no shame
When the compulsive ardour gives the charge,
Since frost itself as actively doth burn,
And reason panders will.

或者：

哈：……再會了；可別再上我叔父的床；假如你沒有貞操，也要做出有的樣子。

英文是：

HAMLET: but go not to my uncle's bed.
Assume a virtue, if you have it not.

用這麼重的措辭，而且這麼傷人，卻不見他花一絲努力去理解母親的決定。而也是這個母親，在最後的比劍中，志願替Hamlet喝下了國王所賜的毒酒，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枉死於Hamlet的眼前。

如果對於Hamlet所做的多想一想，我們實在很難用「高貴」一詞來形容他。在他那些深沈的思考、獨白與他現實中的行為之間，讓我們對他的看法複雜了起來，產生了一股好惡混雜的感受（mixed feeling）。

當那些不怎麼會想的觀眾，正習慣地用「好人／壞人」這種簡單的架構來看這齣戲的時候，我們對Hamlet的觀察與評估，讓這個「好人」顯得有點可疑。那麼，在與Hamlet相對的一端，關於Claudius呢？如果我們對這個「壞人」多想一想，會有不一樣的想法，也會產生一種混雜的感受嗎？

3.

Claudius是一個冷血的殺人兇手，但從頭到尾，我們僅止於知道他謀殺了Hamlet的父親，也是他的親哥哥，但可沒有見到他親手殺過任何一個人。我們也知道他曾在給英格蘭國王的信件，要求對方將Hamlet處死——這並沒有如他所願；也知道他安排了毒劍與毒酒，想藉Laertes之手除去Hamlet——結果是連自己的性命也賠上了！

當然，沒有親眼看到他下手殺人，不表示他不邪惡，只是莎士比亞並沒有藉「眼見為信」的場面來強化觀眾對他的負面印象。在另一方面，儘管取得王位的手段卑鄙，但是，就遂行他的國王身分（kingship）來說，莎士比亞讓Claudius這個國王有一個相對正面的形象，特別在與他的哥哥，也就是丹麥前國王Old

Hamlet比較之下。

在第三幕第四景，Hamlet曾經這樣形容過他的父親：

哈：……你看看這一位眉宇之間何等的光輝；有海皮里昂的鬚髮；額頭簡直是甫父的；眼睛像是馬爾世的，露出震撼的威嚴；那姿勢，就像是使海神梅鳩里剛剛降落在吻著天的山頂上；這真是各種姿勢的總和，美貌男子的模型，所有的天神似乎都在他身上蓋了印為這一個人做擔保一般；這人便曾經是妳的丈夫。

英文是：

HAMLET: See what a grace was seated on this brow;
Hyperion's curls; the front of Jove himself;
An eye like Mars, to threaten and command;
A station like the herald Mercury
New lighted on a heaven-kissing hill:
A combination and a form indeed
Where every god did seem to set his seal
To give the world assurance of a man.

Hamlet

Shakespeare (1564-1616) for the Youth

This was your husband.

然而，從頭到尾，這樣的形象我們並沒有真的在舞台上看見。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陰森的鬼魂（傳說由莎士比亞親自扮演）。這個鬼魂穿著盔甲，一身軍裝。這樣的裝扮說Old Hamlet像個國王，不如更像個軍人。

這個軍人恐怕還是一個衝動的軍人。在第一幕第二景，Hamlet對Claudius與他的父親之間的對比，做了好些比喻。說Od Hamlet像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Hyperion），而Claudius只是個羊怪（satyr），又說他的父親像是大力士赫鳩里斯（Hercules）。

哈：他是我父親的兄弟，但是毫不和我父親相像，如我之不如赫鳩里斯相像一般。

英文是：
Hamlet: My father's brother,
but no more like my father
Than I to Hercules.....

這其實是一段有點令人費解的話，不清楚Hamlet把自己跟Hercules相比的道理在哪裡，學者也提出許多不同的解釋。但就我看來，這句話雖短，卻生動有效的塑造了Old Hamlet的形象。雖然語意費解，但有一件事是可以

確定的：在這個比較關係中，Old Hamlet被認為是一個像Hercules的人。對我們來說，Hercules是一個陌生的角色，但對西方人來說，Hercules的形象一直被認為是衝動、魯莽卻又率直得可愛，是古希臘神話中最受大家歡迎的一個角色。就好像我們今天罵某人太笨或好吃，會說他像「豬八戒」一樣，對一個完全不知道西遊記這個故事的外國人來說，他一定無法理解誰是「豬八戒」？又為什麼豬跟「笨」、「好吃」扯上關係？

莎士比亞的觀眾當然知道Hercules是誰，以及他所代表的形象是什麼。甚至就在幾分鐘之前，他們還看過Hercules。記得嗎？在導論中，我曾經跟你們介紹，在環球劇院（Globe）的外面，有一個Hercules雕像，他的肩上扛了一個地球（本來只是一面旗子），上面寫著拉丁文*Totus mundus agit histrionem*，「世界一舞台」。

一個穿著軍裝的Old Hamlet，還被類比成Hercules，觀眾很難不給這位前丹麥國王一個凜凜好武的形象。事實上，從劇本中，我們知道Old Hamlet在位時，的確非常驍勇善戰。他至少對外發動過三次戰爭，並且都獲得勝利：一次對挪威，一次對波蘭（第一幕第一景，Horatio形容Old

Hamlet在一次爭辯中將「乘撬的波蘭人打在冰上」‘He smote the sledded Polacks on the ice.’）；還有一次對英格蘭（第四幕第三景，Claudius獨白中，說明他欲要求英格蘭國王處死Hamlet。因為「英格蘭的王，……既然丹麥的刀砍在你身上的創疤還是鮮紅的，你已嚇得自動的向我進貢，你原該認識我偉大的力量」

‘And, England, As my great power there of may give thee sense, Since yet thy cicatrice looks raw and red After the Danish sword, and thy free awe, Pays homage to us’）。其中，因為當年對挪威的戰爭中取得了對方的土地與老挪威國王Fontibras的性命，引來他的兒子Fortinbras現在興兵來犯，使整個丹麥陷入戰爭的危機之中。

這是為什麼整齣戲是從守夜衛兵的對話開始，因為整個國家正處在備戰的狀態，如同Marcellus在第一幕第一景的不解：

馬：……為什麼我們國民要夜夜的這樣嚴重的伺守提防；為什麼這樣天天的鑄造銅炮，還從外國購買軍火；為什麼強徵造船工匠，星期日也不停工；究竟有什麼大禍臨頭，要這樣不分晝夜的揮汗徬徨；誰能告訴我？

MARCELLUS: Why this same strict and most observant watch So nightly toils the subject of the land, And why such daily cast of brazen cannon, And foreign mart for implements of war, Why such impress of shipwrights, whose sore task Does not divide the Sunday from the week. What might be toward, that this sweaty haste Doth make the night joint-labourer with the day? Who is't that can inform me?

面對這樣的危機，可以想像，如果Old Hamlet仍然在位，根據他戰場上輝煌的紀錄，很可能是正面迎擊Fortinbras的來犯，一場戰爭勢不可免。然而，當Claudius在第一幕第二景第一次出現在觀眾眼前時，他在觀眾眼前做的第一件事，即是修書一封給挪威國王，也是Fortinbras的叔父，企圖尋求外交的途徑，而非武力與戰爭，化解國家面對的危機。而在第二幕第二景，我們也的確從使者的回報中，知道這樣的外交策略著實生效，在避免兵戎相見、不流人民一滴血的狀況下，消弭了丹麥的外患。

兩相比較，Old Hamlet比較像是一個仍活在中世紀的國王：他既是政治上的君主，也是軍事上的勇士，必須在戰場上身先士卒。譬如，當年與挪威的戰爭，其實是一場與老挪威王Fortinbras約定好的決鬥。根據第一幕第一景Horatio的說明，我們知道兩人在決鬥前「曾按照戰法定下一紙契約」（by a seal'd compact, Well ratified by law and heraldry），輸的人不僅要獻上自己的性命，還有自己一方的土地。用今天的話說，這種戰爭，其實只是秉持騎士精神的合法單挑，只是下場單挑的兩方，是國王。

可是對莎士比亞的觀眾來說，他們一定很難忘記，就在1588年，也就是大約Hamlet這齣戲演出12年前，英國人在英吉利海峽上打敗了當時西方世界最強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The Spanish Armada）。這場奠定英國海上霸業的海戰，憑藉的不是英國的船堅砲利，而是戰術。我相信莎士比亞的觀眾，也是一群對這場戰爭記憶猶新的觀眾，所以他們會明白一件很簡單的事：只靠國王下場單挑的戰爭，在他們的時代，已不再是可能的事。在他們的眼中，很自然地，比起Old Hamlet來，Claudius更像是一個比較「現代」的國王。

在這個觀點下被認識的

Claudius，混雜著他謀殺、竄位等邪惡行徑，給觀眾，特別是坐在包廂，比較會「想」的觀眾，帶來了複雜的感受，讓他們沒有辦法像單純地論定Hamlet是個好人一樣，逕直論定Claudius是個壞人。

那麼，問題來了，莎士比亞為什麼要費這麼多周章，安排如此多細節，讓他的劇本在那些包廂觀眾的眼中，顯得如此模稜兩可？

4.

在第二幕第二景，Hamlet曾經這樣說：

哈：……世間本無善惡，全憑個人怎樣想法而定。

英文其實生動又簡單：
Hamlet: For there i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

對今天已經習慣了「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這種思維的我們而言，這句話聽起來沒什麼稀奇，但在莎士比亞那個年代，這可是個非常大膽的觀念。在莎士比亞之前不到一百年的中世紀，甚至對當時部分觀念仍停留在中世紀的觀眾來說，是上帝的旨意



Hamlet

決定世間的善惡或好壞，而不是人的「思考」(thinking)。Hamlet說的，其實是一個再道地也不過的文藝復興時代的觀念。

當莎士比亞透過Hamlet之口，大膽說出這句話時，他一定知道，他的觀眾，已不再只是來劇場尋求滿足預期中的答案（譬如，藉著懲罰壞人、褒獎好人，來滿足聖經中的教誨）；他還有一部分觀眾（主要是那些在包廂中的觀眾），進劇場看戲，是因為劇場是一個能讓他們思考的地方。做為一個靠劇場謀生的劇作家，莎士比亞必須要能同時滿足這兩種觀眾：既操縱觀眾的情緒，讓他們又哭又笑，也要讓冷靜好思的觀眾去想（to think）。用今天的話說，他必須要發展出一種劇本寫作的方法，讓他的戲劇既商業、又藝術。

讓觀眾去想，意思是不給觀眾什麼現成的答案，而是讓觀眾透過自己智性上的努力，為自己找答案。所以，要解釋莎士比亞劇本寫作的方法，其實並不困

難，只要我們把前面Hamlet說的那句話，在邏輯上倒過來讀即可：

你想得愈多，愈難分辨好與壞！（The more you think, the harder you tell good or bad！）

以Hamlet這個劇本來說，表面上看，我們有一個建立在「好人/壞人」這種二分法上的架構，但當我們想得愈多，我們發現這裡的好人好像沒有那麼好，壞人沒有那麼壞（請注意，這並不表示Hamlet是壞人，Claudius是好人）。但也正是因為這種模稜兩可的特質，讓我們的思考，不管是對主角的命運、情節或某些人生中也會遭遇的主題，可以生生不息，產生許多豐富的意見。

換個比喻的說法：莎士比亞的劇本，很像小朋友喜歡玩的一種貼紙：你從一個角度看是一個樣子，但換個角度看，會變成另一個畫面。只是莎士比亞劇本中這種雙重的面貌，完全是因應不同的觀眾（站票的觀眾與包廂的觀眾）所發展出來的。那是為什

麼理解莎士比亞的戲劇，就一定要理解他的劇場，也是為什麼在導論一開始，我就請你們看那張環球劇院照片的原因。

這樣的雙重性不只是Hamlet這個劇本的特色，也體現在莎士比亞其它的劇本中。在下一個要討論的劇本《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我們要看莎士比亞如何利用這種特性，來寫一個喜劇，並處理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

我們對Hamlet這個劇本的討論，隨著主角的倒下，也在這邊告一個段落了。但我們對莎士比亞劇本的探索，還有西方戲劇史上一意義重大的旅程，卻正要開始。

藝術漫步 — 美的感動 · 美的思想 系列講座

- 8/10 (一) 14:00-16:00 創意美學 · 愛與關懷 — 以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為例 任建誠 (紙風車劇團團長)
- 8/24 (一) 14:00-16:00 創意行政管理 周燦德 (正修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教授)
- 10/12 (一) 14:00-16:00 台灣民謠的生命力 簡上仁 (國立中山大學兼任教授)
- 11/6 (五) 10:00-12:00 藝術介入 — 創造生活美學 廖敦如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 講座地點：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南海藝廊小天壇展場 (台北市南海路47號)，免費入座。
■ 公務人員得辦理終身學習時數認證，詳情請洽藝教館：02-23110574轉164林小姐。